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 
第三十八回 三老爺回家哭五弟 山西雁路上遇淫賊

且說姑娘被白菊花一鏢，正中咽喉，由牆上摔將下來，仍掉在院內。老太太過去一見，罵道：「好白菊花，天殺的！」隨即也就死過去了。淫賊復又回來，還要分證分證這個理兒，二番縱進牆來，低頭一看，原來他師妹帶着婆子一並全死過去了。白菊花反倒哈哈一笑，說：「丫頭，非是晏飛沒有容人之量，誰叫你苦苦追趕，自己招死，大概也是你陽壽當盡，你死在陰曹之內，休怨我晏某。」屋中紀強雖然雙目不明，耳音甚好，就知道姑娘掉下牆來，準是中了白菊花的暗器，又聽老婆子罵了一聲「天殺的」，然後也不言語了，必然也是背過氣去了。紀強高聲叫道：「晏飛你別走，進屋中我有一句話告訴你。」晏飛說：「可以使得。」將進屋，老婆子悠悠氣轉說：「晏飛天殺的呀，你要了我女兒性命，我們兩口子年過七旬，膝下無兒，只生得一個女兒，你還給我打死了。老頭子，老天殺的，你教的好徒弟，淨教他本事不算，你還教他暗器，如今，他把暗器學會能打你我的女兒了。我女兒一死，我也不要活著了。晏飛，你把我殺了罷。」說畢，爬將起來，把晏飛衣裳一扯，說：「你就殺了我罷。」白菊花用手一推，說：「要尋死，難道你不會自己行一個拙志麼？」老太太復又爬起來，說：「我要死在你手裡，你也好大大的有名。」說完，對著白菊花將身一撞。晏飛往旁邊一閃，對著老太太後脊背拍的一聲。打了一掌。老太太如何收的住腳，「撲咚」一聲，頭顱正撞在牆上，撞了一個腦漿崩裂，花紅腦髓滿牆遍地皆是。老太太一死，白菊花反倒哈哈大笑，說：「老婆子，你一頭碰在牆上，你自己觸牆身死，可不是晏某要你性命。」屋內紀強聽得真確，連連叫說：「晏爺，晏大兄弟，進來。我有兩句好話，說完了你再走。」晏飛說：「可以使得，難道我不敢進來不成！」白菊花進到屋中，一拉椅子坐下，說道：「老匹夫，你叫晏某進來，有什麼言語，快些說來。」紀強說：「晏飛，我一家三口，倒死了兩個，全都喪在你手，一個是你一鏢打死，一個是你摔死，你看我雙目不明，什麼人服侍於我？不如成全了你這個孝道之名罷，以後必然有你的好處。」隨說著話，躡下炕來，就往白菊花懷中一撞，說：「晏飛快些拉劍，我速求一死。」白菊花見他師父這般光景，把寶劍往外一拉，冷颼颼的那口劍就離著紀強脖頸不甚遠了。到底是有師徒之分，惡淫賊總覺著有些難以下手，復又把他師父一推，老頭子「撲咚」一聲，摔倒在地。晏飛說：「你要尋死，何用晏某下手？」紀強說：「晏飛，你不敢殺我，你可別走，等著我死後之時，你再走不遲。」隨即自己摸了一根繩子，復又上炕，摸著窗榻格，把繩子穿過來，打了一個套兒，揪著繩子，大聲嚷道：「街坊鄰舍大眾聽真，若要是會武藝的，你們要教徒弟時節，千萬可別像我，教的這個徒弟，將我平生武藝一絲兒也不剩，又傳了他暗器。他把本領學全，才能打死他的師妹，摔死他的師母，逼死他的師父。蒼天啊，蒼天！只求你老人家報應循環。晏飛呀，晏飛！但願你小小年紀，一天強似一天，陽世之間，我也難以辯理，我就在閻王殿前與你分辨去就是了。」說罷，把繩子往脖頸一套，身子往下一沉，手足亂蹬亂踹，轉眼間就氣絕身死，白菊花哈哈一笑：「丫頭苦苦相追，教晏某一鏢打死；老婆子與我撞頭，一頭碰在牆上，氣絕身亡；老匹夫自己懸樑自縊身死。一家三口，雖然廢命，全是你們自招其禍，可與姓晏的無干，晏某去也。」

展南依在牆頭之上，正聽見白菊花說他師妹被他一鏢打死，師母撞死，師父吊死。展爺一瞧，地下躺著姑娘，這邊躺著個老太太，屋裡燈影照著窗櫺紙，明現老頭在窗戶上吊著。展爺一想，天地之間，竟有如此狠心之人，就在房上一聲喊叫說：「呔，狠心賊往哪裡走！」說畢，躡下牆來。晏飛一看是南俠到了，嚇了個膽裂魂飛，只不敢出屋門，一口氣，將燈燭吹滅，自己攏了一攏眼光，一回手，先把板凳衝著展爺丟將出去。展爺往旁邊一閃，就見白菊花隨著那條板凳出來。展爺一見白菊花，手中袖箭，就打將出去。晏飛可稱為久經大敵之人，趕著一彎身，那枝袖箭就從耳邊過去正釘在門框之上。展爺一袖箭沒打著晏飛，只得把寶劍亮出來，二人交手。晏飛總得防著，別碰在展爺的劍上，此時就打算賣一個破綻，躡出圈外，好逃出自己性命。展爺施了一個探爪架勢，白菊花用了個鷓子翻身，躡出圈外，撒腿就跑，左手一按牆頭躡出牆外。展爺也跟將上去，往外一看，白菊花一直奔西。展爺翻下來，尾隨於後。白菊花施展平生的夜行術，展爺在後面也是如此。白菊花急速奔逃，前面一帶樹林，料著進樹林他就不追趕了，行至林邊，一抖身軀躡將進去。展爺至樹林，叫道：「惡狠賊，按說窮寇莫追，非是展某不按情理，今天總得追捉你這淫賊，將你碎剝其屍，也報不了你這逆倫之罪。」隨即趕進樹林，白菊花復又躡出林外。心中害怕，暗想：倘若這廝一定不捨，天光一亮，行路人多，再要逃，只怕費事。忽見前邊黑霧般一帶松林，遠遠就瞧見松林外蹲著一人。晏飛心中一動，天有二鼓之時，這個人還在這裡蹲著，要是他們一同的人，我可大大不便；要是我們綠林剪徑的人，我與他弔個坎兒，他必放我過去，替我擋敵一陣，我就穿林而過，逃出性命。他剛要則聲，忽聽蹲著那個人哼著聲說：「前來的是什麼人？快些通名上來，老西在此久候多時。」白菊花一聽是山西口音，不覺心中一動，暗想：細脖大頭鬼王房書安說過，有個山西人與綠林作對，如要在此處碰著是他，大大不便。此人足智多謀，詭計多端，後面若沒有人追趕，我倒不怕。後面那個我就不是他的對手，前邊再遇山西雁。只怕我要不好。正在疑惑之間，已然越跑越近，見他是兩道白眉，又聽得後面展南俠叫道：「前面是徐姪男嗎？」就見對面那人說：「正是徐良。那個敢是展大叔，你老人家追的是什麼人？」展昭一聽是徐良，不覺喜出望外，連連說道：「這是國家要犯，別放走了，千萬把他捉住方好。」徐良說：「這就是白菊花王八人的，遇見老子就沒有你走的了。」

你道這徐良怎麼在此？皆因眾人奉旨回家，祭祖的祭祖，完姻的完姻。

惟獨徐良，跟著穿山鼠徐三爺回山西祁縣徐家鎮。徐慶就因二三十歲打了人命，逃出在外，如今父子榮歸，親族人等俱都臨門賀喜，連本縣縣太爺都來拜望，家中搭棚請客，熱鬧了數日，親友俱都散去，家中透著清靜。徐三爺拿起酒杯來喝過三盅，就想起五老爺白玉堂來了。訴訴叨叨，盡哭五弟。哭著哭著，一抬腿「拍嗵」一聲，桌子翻了過來，碗盞傢伙摔成粉碎。少刻又教擺上再喝，喝個酩酊大醉，一睡就是三天，又教擺酒，喝著喝著，又是啼哭。徐良在家實在難過，想著倒不如早些上京任差罷。這日辭別父母，二老爺囑咐幾句言語，在相爺台前當差，必要實心任事。徐良遵聽父訓，帶著川資銀兩，一路曉行夜住，饑餐渴飲。這日正走在晌午時候，就覺腹中饑餓，找個飯店，到了後堂落坐，要了些飯食，見堂官在屋中貼了許多紅帖，上面寫著莫談國事，徐良吃著，就問過賣，那寫的什麼莫談國事？過賣說：「皆因我們這裡出了一件新聞的事。」又問什麼叫新聞的事？過賣說：「離我這裡幾里地，有個潞安山，山內有個賊叫白菊花。偷了萬歲冠袍帶履，開封府大人們，有死有傷的，沒人把晏飛拿住。我們這舖子裡，吃飯喝酒的，全講究此事。我們貼上這個帖，也免免口舌。」徐良聽在心中，給了飯錢，出了飯店，連夜往上走，暗暗祝告著，只要見著這個賊，就是萬幸。將有二鼓多天，就聽見二人住這裡跑，自己一說話，那旁展爺叫他拿人，往上一迎，白菊花「噠」的就是一鏢，山西雁栽倒在地。不知生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